

“我带你去看雪”

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杜小红,是广东省佛山市人。1996 年,改革开放前沿的佛山市,经济繁荣,活力四射,土生土长的杜小红出落得美丽大方,生活无忧的她在当地一家酒店任职。像当地很多姑娘一样,她无限憧憬自己的未来,梦想着遇到骑白马的王子。那时的她,对千里之外的周口完全没有概念,更不会想到自己会跟这个城市有什么瓜葛。

男主人公吴威振,是河南省周口市人。家境殷实,朝气蓬勃,充满了干劲,年纪轻轻就凭着自己的爱好和独特的商业嗅觉捣鼓起了古玩。吴威振在青岛当兵多年后回到家乡,顺利入职端上了“铁饭碗”。然而,年少气盛的他并不满足自己稳妥的上下班生活,“不务正业”跟着古董师傅天南海北地跑着练眼力、找“宝贝”。1996 年,他带着一批重金收来的古董“宝贝”和仅剩的 100 元钱,跻身广东的经济大潮,想在遍地都是机会的浪潮尖儿上分一杯羹。经广东的战友介绍,吴威振联系上了几位香港的古董商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眼光,赚他个盆满钵满。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阅宝无数的香港古董商一眼就看出吴威振的这批“宝贝”是赝品,交易也就无疾而终,赚钱更是没戏。被一盆冷水浇下的吴威振带着一堆不值钱的“宝贝”和 100 元压箱底钱也没脸回家,倔强的他准备在广东闯荡一番。

于是,两位主人公相遇了。吴威振到杜小红所在的酒店应聘,担任人力资源总监的杜小红负责面试。“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这年轻小伙可以,一表人才,身姿挺拔,条件挺不错的。”杜小红笑着说。

第一次见面,吴威振给杜小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顺利入职的吴威振开始追求“顶头上司”杜小红,然而,夹杂在两个年轻人中间的不止有萌动和好感,还有 1400 多公里的距离,以及传统小城和经济发达城市的落差。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威振的“死缠烂打”战胜了分分合合的曲折和遥远的距离,吴威振的真心流露填补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落差。

“跟我回家吧,我带你去看雪。”面对吴威振的深情款款,犹豫不决的杜小红也奋不顾身了一把,决定跟着爱情去看看不曾见过的风景。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自己的胆怯,她毅然决然跟着吴威振回到了他的家乡周口。

“和想象中不太一样,那时候的周口也挺热闹的,是有着别样风情的地方。我跟他下了车,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听到各种广播,吆喝声,这些热闹让我忐忑的心踏实了很多。”说起 20 多年前第一次到周口的印象,杜小红眼里依然透着光彩,那是恋爱中小女人的爱屋及乌和对未知生活的希冀满满。

讲到这里,你们以为这仅是个爱情故事?不,这还是个励志故事。剧透一下,故事的男主人公因事故高位截瘫,被医生断言“活不过三年”,却凭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安然生活到现在,且在爱人的帮助下生活基本可以自理,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医生说,这是个奇迹。

“我要跟你回家”

“我是个传统的南方人,一下子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饮食习惯、生活环境都让我很不适应,特别想家,想念亲戚朋友。”在周口待了一段时间,疯狂想家的杜小红发现自己少时形成的生活理念和习惯,与周围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她还是愿意在广东生活,而且明确告诉吴威振结婚后要住在佛山。

为了爱情,1998 年,吴威振跟杜小红回到了广东。这期间,喜欢收集古玩的吴威振,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在两地的奔波中,把古玩收藏当成事业来做,一遍又一遍打磨

从中原小城周口,到珠三角的浪漫城市佛山,跨越 1400 多公里,穿越 7600 多个日日夜夜,有这样一个缱绻曲折、感人至深、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

爱的守护

李硕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年,这种疼是不能言说的疼,有时根本无法忍受,熬过去就过了,熬不过去那肯定就不行了。人家医生说的是有道理的。”吴威振调侃了一下。

四季如春的佛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23.2℃,是富饶的鱼米之乡。然而,这样日照时间长、常年温暖湿润的气候并不适合吴威振的身体康复,在这样的环境中,吴威振高烧反复、幻肢疼频繁。

看着爱人饱受煎熬,自己坚守的城市并不能让他的病痛缓解。爱人的家乡——四季分明的周口出现在了杜小红脑海里,也让她根深蒂固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咨询医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为了爱人,杜小红作出了大胆的决定。“我要跟你回家,我们三个一起回周口。”

这个决定,遭到了杜小红家人的一致反对。他们谁都不放心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和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去千里之外、人生地不熟的城市生活。然而,下定决心的杜小红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带着爱人和孩子踏上了回周口的征程。

故事发展到这里,你们大概能猜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励志的传奇,还是相濡以沫的生活点滴,是 20 多年如一日的不离不弃。

相爱相守 逆袭人生

2020 年 12 月 29 日,寒潮来袭,大幅降温,下了一夜的雨雪到早上还没停。天刚蒙蒙亮,杜小红已经买好早点回到了家里,她的脸被冻得通红,双手冰凉。“20 多年了,我也算是适应这里的冬天了,你看,我已经连着好几年没有冻手了。刚回来那几年,可是每年冬天都冻伤,脸上、手上没有一处好地方。”杜小红笑着“显摆”。

她把早点放到桌上摆好,拿出了吴威振专用的洗漱用品和一个固定手指的特制道具。屋里的吴威振把自己叠压在一起,一步一步挪蹭着下了床,坐上了轮椅,来到了客厅。在杜小红的帮助下,他给没有知觉的手指带好手“套”,把牙刷固定在手掌上,开始刷牙。一系列的动作看上去流畅、自然,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现在好多了,刚回来那几年是真累,气候不适应,环境不了解,买菜都找不着地方,出门都怕走丢了。他也不想现在这样可以自己上下床,翻个身都得我帮着弄。”杜小红一边给爱人递毛巾,一边说。

2000 年冬天,杜小红义无反顾从广东回到周口,她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虽然并不能预料迎接她的会是什么,但无论怎样都要积极面对。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她不仅仅要调整自己外地人的角色,还要挑起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她来不及考虑自己的不适应和水土不服,一心照顾着高位截瘫的爱人和嗷嗷待哺的女儿。

“从广东回来之前我也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压根不知道怎么准备啊。我的朋友专门为我女儿定做了一件丝绵棉袄,在广东是穿不着棉袄的,也没有地方买,得定做。即使这样,也远远不够,我想象不到下雪的城市冬天会这么冷。”当初那个浪漫下雪给杜小红无限憧憬的小城,也给了她从不曾体会的寒冷,这就是生活吧,有春风化雨,亦有寒冬酷暑。

回到周口前几年的每个冬天,杜小红的手指都被冻裂,脸上满是冻疮。每天照顾好爱人和孩子后,她还要做家务、洗衣服,一洗就到半夜。每个寒冷的

轻启新年之门

路雨

脚步不再那么沉重
飘舞的雪花
是一封封暖心的家书
营造最温馨的氛围
牵出多少
游子对故国的思念
撕掉最后一页日历
弹落昨日的风尘
脱去厚重的沉疴
把过去打包成回忆
用欢歌笑语
用所有美好的祝福
轻轻开启新年之门
向春天出发

向幸福出发
一片片鲜亮的阳光
用温暖的手指
触摸世间万物
春天已悄然临近
侧耳
即能听到
鸟的鸣唱
花的绽放
山河无恙
国泰民安
跨年的钟声
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大雪节气(外一首)

刘均生

雪盛节气悄悄临，
寒风冷雨催降温。
岸柳摇曳恋绿妆，
花残叶枯留遗根。

若然应时琼芳撒，
玉树晶莹满坡银。
麦苗喝饱盖白被，
丰收胜算添十分。

隆冬骤寒

北风呼啸天骤冷，
千里大地尽冰封。

季候时景呈特色，
眼前河水皆无声。

一树花开

杜志敏

我渴望一树花开
在北方
在遥远的冬季
那漫天飞舞的大雪
穿过小河
越过山岗
悄悄化作满树的梨花
当雄鸡刺破黎明
当雪橇滑过寂静
当狗儿在大路上踟行
那一树的花开啊
是这世界的晶莹
是童话编织的梦
是我心中永远的憧憬
其实
我期盼一树花开
在北方
在我的家乡

当枝翘花蕾
蝴蝶纷飞
那一树的花开啊
装满了枝头
微风吹过
如雪花般缤纷
我常漫步在这梨花丛中
感受着沉醉的春风
此时
在这里
在异乡的城市
我心已一树花开
于是我放飞了我的梦想
让她追逐花的海洋
越过小河
越过山岗
飞向远方
飞到我遥远的家乡

老师的眼

王如

老师的眼
从走向讲台的那一刻
鹰隼般犀利
如挥舞的教鞭
老师的眼
四季晴雨
日月经年
猜透了学生的心扉
洞穿了孩子的诡计
老师的眼
让违纪的学生
心头颤栗
迷途知返
老师的眼
看护学生
早晚陪伴
亦师亦友

一刻也不清闲
老师的眼
梦里也不偷懒
送孩子去诊所
陪学生去医院
嘘寒问暖
老师的眼
几十年
初衷不变
扫落了星辰
熬走了月亮
让星月无眠
老师的眼
送走了一届届学生
放飞了一个个风筝
让他的孩子们
飞向了蓝天

怀念煤油灯

王伟

儿时的煤油灯
一直亮在我的心中
温暖着我的记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照明也似乎
成为一种奢望
一个墨水瓶
一小块洋铁皮
一缕棉花或布条
就是煤油灯的构造
微弱的灯火
在夜色里忽明忽暗
支撑着一家的光明
照着我读书写字
照着母亲做针线活儿

照着父亲修理农具
穿越上世纪七十年代
故乡夜晚的煤油灯
照亮我的童年
照亮父母的希望
照亮一代人的梦想
在今天多彩的时代
我们怀念煤油灯
就是怀念一种情愫
就是怀念一段历史
岁月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走多远
都不要忘记家的方向
记住出发的初心



“绿都”三明